

經部

周易函書別集卷七

禮部侍郎胡煦撰

篝燈約旨

天

天也者太極之運體健用之初形性命之根蒂人物之大原靜正而各足日出而不窮者也

太極靜而天體動太極之妙運之斯出資始而不匱變化而各正者也

太極之運也形而上者謂天形而下者斯為器矣

氣聚而形斯成靈通而性始定

太和資始于乾元則乾中之藴蓄可想一元徧給而各

正則萬物之保合可想

乾元静而具出不測立體之大本也天陽地陰而往來

不窮致用之達道也故乾坤遂言二用

乾統天者也天統地者也故乾先坤後

畏天者觸於機而有不敢之心敬天者凛於微而有奉

若之志樂天者贊於幽而涵位育之量

統天者虛中之包括也御天者靈機之妙有也

靈者虛之運也虛者靈之地也

靈體觸響而動天之聽也虛機倏覺而明天之視也

匪虛不靈流行者烏乎運也匪靈不虛成能者烏乎塞也

日月者虛中之靈機風雷寒暑者靈中之虛體也

無思無為之地無所歸能則歸其能於形上之天

雷風者氣之始也水火則半氣半形者也至山澤而形斯終焉天以其神神我地以其形形我

人之形耳目肖日月背腹肖山澤聲氣肖風雷故返視可以見天天之形虛肖吾心之位置靈肖吾心之運用故舉目可以見性

有形無形皆天靈也謂無形非靈風雷之氣電雨之形何為其然也謂有形非靈腐草而用以筮朽龜而立之卜何為其然也萬物各一形而形皆天賦人心各一我

而我即天靈
由乾坤而推諸繼善之後則民胞物與皆吾之左提右挈者也自傷其手足是謂不仁由祖宗而遡諸資始之初則乾健坤順皆吾之形生神發者也不返諸最初烏能合德

居吾於愚拙而安之則未知吾性之賦畀即天心之生生不已者也觀保合太和而可知矣視天為疎濶而遠之則未知天心之曲成即吾心之欣欣自愛者也觀性

具四德而可知矣

天以生氣命諸吾心而有性則吾性即含天地之良能人以生氣充諸天地而有位育則位育即吾心之生氣人之一身上下左右起居視聽無非天也形者天形形者即天色者天色色者即天

呼天之闢吸天之翕也動而有為者天能靜而涵蘊者天靈也謂蒼蒼者天謂於穆流行者天非天也周易卦爻言天而又言人也言天而已矣

耳目手足天之形也視聽握履天之能也聰明智慮天之靈也逆天而天為之逆非天逆也人之自逆而已順天而天為之順非天順也人之自順而已

動而不息者天寂穆者非天也故統御亨乾元之用善變而不居者天有定者非天也故體天有日新之機天塞吾塞也天充吾充也何非性也何非體也莫之有內莫之有外而烏能自小也孰知其始孰知其終而烏能自促也

飛潛動植何弗靈也何弗虛也形而虛者猶天形而實者何非天也

以人心證知天心知非渾穆者矣故感應之機在天止如其在人以天心證知人心知非邪慝者矣故作聖之功在人適如其在天

天有體乎心有何體求其中而無與為所矣天有外乎心有何外察其周而無與為際矣天而有所則中堅而化育無地心而有所則中實而運用不靈天而有際則

外滅而絪緼不固心而有際則外止而位育無能

健天德也終日乾乾天才也天才具而天德通

天才良能也陽明言良知而不言良能未盡孟子之旨

也

體天德者合天心達天行者契天道

形性天之賦也才幹天之能也出天之能致天之功全

天之賦一以貫之道合性性合天矣所以謂之為率率

也者順之謂也天以道覆地以道載生物既繁乃始相

害此物於物者也故聖人德同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天人感格最親最切最易最靈六經皆言之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言其親切易靈者也或人問禘子曰不知則大本之合也

又曰治國視諸掌則參贊位育大用之行也區區福報皆自求耳貿貿而行是未具眼者也

身涵天德褻身是褻天也心為身主棄心是棄身也

富貴福澤愚人之具也故愈愿則愈愚艱難困苦達人之媒也故愈久則愈達

天賦人以才則耳目手足皆奉天之具也天制人以時則貧賤憂慼皆玉成之機也

時時向無聲無臭處回頭打點方知人之所以為人時時向有作有為中留心奉持方知天之所以為人

子之聰明知覺生於父而父固如是人之聰明知覺命於天而謂天為渾穆者乎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擴而

充之則天下國家參賛位育之事静而驗之皆身心性命格致誠正之事也

仁義禮智吾身參賛位育之能也禮樂刑政聖人存養省察之具也茫昧者推而遠之若天漠之懸虛明達者引而近之止性命之功名耳

天虛順和四字要須認得極真一元資始之理近在吾身故貴達天邪妄一萌天理渺無所容故貴虛種子差別必致差別到底故貴順戾氣不除終是種子差別故

貴和繼善之性本於保合之太和順以率之虛以體之達天之德在是矣

天者性命之真精百為之大體也虛者天之體也乾健也坤順也繼天之學由坤始也故六二之動即以為不習無不利也和則一元之所正性命之保合者也

天如不識寧知我人到能為便是天

得為而不得為者天也不得為而得為者天也由此推之得為而得為者天也不得為而即不得為者亦天也

必謂天定可以勝人則自修之功廢必謂人定可以勝天則妄作之心起自修而不妄作其達於天人之故乎周易標天人合一之吉春秋驗天人感應之機故曰聖人之道盡在易象春秋

讀周易而不知天人之合則聖道之本原晦讀春秋而不識應感之神則聖道之作用晦

能轉移天地之氣斯能感格天地之神能感格天地之神斯能斡旋天地之化能斡旋天地之化斯能妙契天

地之真故達天爲難

我生之初命在天我生之後命在我

聖學王道合一而不分道在忠恕端在敎養事在禮樂刑政矩在絜好惡以平其情抗者抑之卑者舉之枉者直之屈者伸之亂者理之結者解之塞者通之渙者聚之促者舒之昧者明之顛者扶之怠者振之人心舍此莫與正也氣化舍此莫與調也故兹數道立而參贊位育之事可爲

漢世宰臣尚言燮理去聖人未遠也董子繁露全向天人交關處留神打點此外則天文五行志率據人事以為佐證固其遺教然哉六朝以下浮文既盛天人之故罕有能言者矣

感應報復所以屈天下之凶頑而生其不敢之心富貴福澤所以歆天下之庸愚而鼓其樂往之志至於賢人君子則固無所為而為也不求為無所為而為之人顧乃欣於可欲動於不敢其自待也畢矣

每夜焚香告天未知天即吾也飲食起居無往而不與
天俱君子戒慎恐懼不雜吾本然之體而天在是巳
天終日言而人莫之聞也作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
未有諄諄告誡明且辨若此者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從氣聽之而天言可知也溫和之令至而萬物生長肅
殺之令至而萬物斂藏從形聽之而天言可知也人言
晰天言渾人言狹天言廣人言小天言大人言聲天言
形人言氣天言文人言虛天言實人言變易改革天言

堅確不移人言過而不留天言終古長在何人之不天能而人能

言以信為歸天何言哉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信莫信於此矣此至誠而無妄者也故曰可一言而盡

性之在人與天合一而不分性即天也故中庸以為天命之謂性中庸言天最切莫妙於鬼神章所云體物而不遺誠之不可揜者是也其在論語問禘章注則所謂仁孝誠敬之實理是也葢人身所具之靈莫非天地之

至靈鬼神則天地之至靈而已小人逆命命恒得而制之常人順命命終得而限之聖賢造命則轉易變化之權範圍曲成之妙皆在我

天不待言而始聞天不待行而始見心者天之形體也心動則天與之俱動故逆之則禍而順之則福順天而天為之順逆天而天為之逆非天之逆我順我殊也仍我之逆天順天而已故禍福之幾在我哲人問心不問天聖人不假蓍龜而前知如神心知妙契與天

合德故也

貧賤富貴定於行止動靜行止動靜生於心一入卦爻則皆前知無遺夫最近莫如目前數年數十年後人之行止動靜寧無遷改乃於占卜時最初之一念備具無缺且無違焉則是人之行止動靜非能自主也必有鬼神憑附其間使與禍福之機宛轉湊合不差累黍者也人知吉凶禍福由於天命行止動靜由於吾心宜若兩不相屬夫果不相屬安在不前卜而後違乃卒無差別則

是吾心雖為身主又先有主吾心者也故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契乎聖人與聖人之契乎天一而已矣惟聖人體天而合撰惟賢智不敢違天故能趨吉避凶轉禍為福此經綸參贊範圍曲成所由獨歸其能於聖賢而不必胥定於天煦言天與西銘之仁孝無異弟西銘之仁孝是自下說向上煦之言天是自上說向下西銘自作用說入源頭煦自源頭說出作用順逆不同其旨一也

性

性也者始亨之乾元保合之太和未發之達道含仁蓄用之大本也

性也者定命之天也

資始之乾元不可知由各正之太和而知賦性之天不可見由所性而見

言性而不本於天烏知有中節之中言道而不率於性烏知有能中之節

人物何性各正之太和即其性性何善保合之太和即其善故乾之文言稱善稱嘉稱和皆善之繼也太和之充也繼善云者繼此保合之太和也坤之文言稱美在其中即太和之各正也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者是也

孔子言性渾而該子思言性切而據孟子言性確而真

孔子言元子思言亨孟子言利正也言元者長善之仁各正之太和也言亨者發而中節之和也言利正者著

見之四端也

非有各正之太和絪之於中則發而不中節矣非有發而必中之具引而出外則無由徵四端矣桃仁不能生杏杏仁不能生桃其各正之性命殊也孔子就其原本而証之譬若含仁之桃核子思據其源流而證之譬若桃花之生桃實桃實之生桃樹者也孟子據其發端而證之譬若桃核之生桃樹結桃實必不生杏樹結杏實也

性惡之說憤激之詞也欲人之勵學以踐形復性耳善惡混之說未察其原本者也故荀揚雖并稱而荀之超於揚也遠矣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兼善惡二端而文其詞謂性中有惡矣仍與荀揚湍水同見固不能為先儒諱也

義理氣質之說據一人而論則與孟子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同旨若據兩人而論則與孟子有性善有性不善同旨噫之二說者孟子固巳確辨之矣

孟子性善之說証之於四端由其大原本無差別故也中庸分疏知仁勇皆性中所自具與四端之說無殊其原皆各正之太和始之故孟子以為私淑諸人

孟子証之於孺子入井証之於孩提知愛皆四德之端倪太和之洋溢流通著見發越者也令有秦越不相接見之人驟而相值必未有駡詈不絕于口搖唾忽加於身者可知和氣中存善端之本裕矣

人之一生喜樂之事隨時而著無日無之無端而怒氣

之發則數日數月不一見矣可哀之事又或一歲兩歲不一見矣夫喜樂和氣之徵也哀怒暴氣之徵也由此言之固可知和氣之中存太和之各正長善之理不絶于人心性善之說不待辯而自明也

常人之情聞哀矜慈惠之語則油然動其心其動也與本然之善兩相觸也聞刻薄殘忍之言則怫然變乎色其怫也與本然之善兩相忤也此不但中人以上者然也盜賊僉壬倏而相感莫不如是至其轉念或有不然

則習也而非性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和氣者生氣也乾元之所由資生人心之所由中節皆
是故也周易言性之書也論語與門弟子問對交接之
語也淺學之士未可語深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欲其深造道妙則周易一書固已詳言之
矣子貢聞之而莫能言之曾子聞之而著為大學子思
聞之而作為中庸非原本周易烏能達此
聖人不以心思知慮言性是性之發也天之動也此乾

元之日出而不窮健行而不已者也充其量則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莫非性矣
聰明知慮天之才也參贊位育性之充也索其原皆天能性能而非聖人之能故聖人無功
天也者萬物共有之性性也者人物各具之天
乾言性也坤以下皆言道也周易言性也四子六經皆言道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是子貢精契一貫之道深達性命之旨不待曰不可得聞始見其妙悟

之深也天所以原性之始道所以究性之終是殆知夫子教人最深最密止此一性一以貫之則性中之作用也春秋發天人感應之機則性中之參贊位育也周易發天人合一之旨乾彖則天命之性文言則率性之道也天者性之大原道者性之大用故其下添一與字均所以明性而已故子思以未發者為大本大本者性中之天也已發者為達道達道者性中參贊之作用即天下歸仁之義也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所復何禮皆

性中之事故於其下即曰天下歸仁謂大用之涵蘊其大無外者皆在此中耳叔孫武叔章所謂美富西銘之仁孝皆此義也如不說天下歸仁止說性中所涵之大用但以心同理同之說觧之豈知子思中庸全是言性之書到了後半說出無窮大作用難道皆性外之事乎不知孔子子思孟子立言確不可易徒令後來學者人人知有氣質之性而不察其繆又不將一貫之道全身提掇恐於聖賢立言本意未能發明

自天以下無物不具此天性則無物不具此靈卜用死龜筮用腐草此其證也有形之器無形之虛空無往而非天性之充則無實無虛無往而非天靈之塞龜顯于兆筮驗于卦此其證也人之性天之命也唯虛故靈故與天地同量分海水之一滴與海水同分千燈之一照與千燈同分日月之一光與日月同

海之水增一分無益迹減一分無損形藏天下萬派而不見其盈日出以滋養萬彙而不見其乏人之性納千

萬卷書記無窮事藏之於密而杳乎其無迹感而遂通應天下之萬變而浩乎其不窮故唯海為可以喻性感於視聽則妄動於天則無妄故無妄者天之動也所由曰率性之謂道

性如原泉其作用則江海也性如桃仁其作用則枝幹也江海之泛濫視原泉則藐乎小矣枝幹之茂盛視桃仁則渺乎小矣然舍是則無由以發故夫子曰一以貫之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也

與萬物共此性命故夫子之道在忠恕為萬物培兹生氣故居心之戒在刻深

言天理不若言天德德者實有於巳之謂理者文彩外著之謂理德不必同行事之有得始可言德保合之太和得於天矣理文而德質理虛而德實理用而德本也

隨處體認便是說用邊之事理曰天理非遡原於天乎仁心之存主太和之各正者是也如許大之天地莫非太和所醖釀故有化醇之說人能存之故久大與天地

同量孔子之教顏子也曰天下歸仁便是此言天下歸
言仁中所蘊之大也
牛馬駒犢初生便知飲乳之所在此真良知也
凡人之生理必隨氣而住初未始無氣質特理虛而
氣實切不可認氣為虛明之性耳今觀農工商賈終不
免輕率鹵莽之氣士子澤以詩書便覺有雍容爾雅
之氣凡皆見於形體徵於氣質者也至於變易氣質
則虛明之性所能非氣質之能也如以氣質為虛明之

性則非

後儒言性必欲兼氣字即有言得至當恰好處亦終不免拖泥帶水故言性而不取証於周易未有不支離者也子思孟子一綠不走作只是一貫之道傳得真周易之理見得明

聖人教人必欲使人知為性善者為識得受生之先原不雜以偏邪偽妄則適於聖賢之路先已坦然順而且便識得此中原自具有聖賢階基則不自奮發者便

成自暴自棄既欲使人知為性善則惰慢自畫者必將憮然自失此則天人合一當必有凛然畏惶然懼悚然修省而汗流浹背者矣吾誠不解自宋儒以來必欲兼言氣字悞盡天下後世是何心也

孟子之好辯為楊墨言也楊墨各主一道其不仁不義皆在行邊行故足以亂道故孟子辯之今之言性學者乃在吾儒既不克以外道目之其著書立說又皆以言言則足以貽悞後世而不止目前乃其所言又屬性分中

事又是行道之主宰此處不辯正明白致令天下後世怠廢自棄者託於氣質以自諉謝豈聖人教人本意故予之嘵嘵不休蓋亦有不得已者存焉

幾者動之微是乾元之亨字中庸之發字此時為有善惡可言如有善惡可分則是所性中先已含有惡了不然何得幾之方動便呈露出來須知幾之方動只當得孟子一箇才字是能為善惡者也中庸之發字亦只是孟子之才字只是性中發出之情耳其情有七喜

怒哀樂愛惡欲是也然此七字只欲之一字無對其下六字皆相對相反而相因者也因作七情圖

欲者念之動也動而適意者三自愛而起適獲所愛則喜常獲所愛則樂動而拂意者三自惡而起適觸所惡

則怒久淹於所惡則哀然是愛喜樂和氣之發惡怒哀戾氣之發也愛喜樂皆發於本心順乎本心者也惡怒哀皆觸于外感拂乎本心者也故遂謂為性善

氣質為性之說與孟子性善之說不相似性即理也之說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相似天下歸仁之說與孔子先難後獲之說不相似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以天道為天理自然之本體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不相似以道為陰陽之所以然與子思達道之言

說在發後者不相似隂陽是太極之用因前有太極故將隂陽說在道邊道者太極之用也即在人之達道也令以隂陽為形器與孔子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相似姑擇而出之俟知者考正焉

先儒言學有存誠主敬守静致一之說皆各從意念之最偏處而箴之非此是而彼非也故意念繁雜而紛擾則主一之說為當意念外馳而逐物則守静之說為當意念懈怠而外馳則主敬之說為當意念觸境而多妄則

存誠之說為當

自伊川以下龜山李延平皆有主静之說乃朱子曰静字較偏不如主敬謂敬可兼動静言也朱子此言是從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看出不知子思此言是欲人立天下之大本耳然子思不曰喜怒之未發謂之中敬則發後見之者也既已敬矣便是心有所用未發之中何在也故斷不可以主静之說為非

静字妙於敬字敬有操舍静無來去

經學近成帖括不惟諸儒之書不能一一遍觀深究其是非其有略言道理者旁人譽之曰此程朱之流則亦儼然自負為道在是矣吾誠不知達而可行者果何在也

善惡有兩端人心有兩用思惡則霾昏霧障而皎日沈光思善則日白天青而纖雲盡斂

道

道也者性中之大用天命之充周廣大精微內外如一

顯微無間形形而不役於形色色而不役於色者也道之原本在性天則其大用可知道之充周在參賛則其原本又可推矣謂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子思性天之説置於何地謂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子思參賛之説又是何物觀中為大本則大本是中不是道矣和為達道則達在已發後不是未發者矣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静而涵之者也以道由存存者而出故以存存者為門非以存存者為道也存

存者性也非道也其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則動而發越之時非存存之時也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則太極之已動在兩儀一邊非太極靜正之時也惟道在發越之後故大而經綸叅贊小而一技一藝之微均遂得以道稱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則行邊之事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則人已交接之事也吾道一以貫之貫者道用之充周故謂為吾道一非道也其

指出一字乃發明不可思議之源頭耳故門人不能解會也子思曰君子之道費是專説用邊事下面方説而隐是因道之大用而推道之所以然仍在大用中見出與孔子因貫而説一相似非以道為大用之所以然也又如夫婦天地子臣弟友行遠登高發育峻極闇然日章諸説為言大本乎為言大用乎若為言大用則道之未達必另有所以然者在也若於中庸解為猶路便將道字看死了若以為形器之所以然又將道字看

在大本裏面去了均非道字之的旨

聖人之言本不欲文不欲深務使人人易曉聞其語者愚夫赤子皆可洞然觧釋獨天性道三字非天性既明不可以言道非天道既明不可以言性非性道既明不可以言天此六經四子書中最精最微者也所由謂聖人所傳之道非但言語章句便可通曉故曾子唯而門人疑而子貢亦以為不可得聞也

道為充塞天地物事其所以然則隐而不可知充塞天

地故其用最廣乃不可知故其體最微孔子一以貫之正體用一如之説子思曰君子之道費則充塞天地者也隐則不可知者也語大莫載語小莫破正充塞之大用而其所以然者則隐而不可知也子貢之不可得聞葢言隐也孟子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正與子思費字同旨正謂道之充塞難量而吾身之氣克與之配也若謂陰陽為形器以道為形器之所以然則將道字占却大本地位與隐字相似無以見道之充塞而費矣如謂道為

充塞之物為形器之所以然而道之隱處又另有所以然則是牀上安牀屋上架屋矣亦不得專以費處為用隱處為體程子曰内外一如顯微無閒是本末流通之妙一貫之旨也中庸之言費而隱皆此旨也若論其實際則斷在大用充塞一邊

太極者道之大本兩儀四象八卦由此而漸分者道之大用伏羲畫圖但從兩儀而起太極之中一無所有而其出不窮不可名言不可圖畫者也其由兩儀四象八

卦然後始達於用者明大用之實出於大本而大本之實發為大用此正察來彰往微顯闡幽之妙所云本末流通隱在費中者此也文王開為六十四卦孔子之彖傳每卦之往來胥說圖中之妙每卦之內外胥說先天之旨故曰周易為傳道之書

道也者參贊之妙位育之能裁成輔相曲成範圍皆其妙用也其事則禮樂刑政而已後之學者開口言道便趨向不可知不可說處非道之真指也參贊位育裁成

輔相聖人之道也下至於農圃醫卜射御術数極鄙極褻極微極細之事莫不各有一道存焉故曰道之用廣遺一道非道也見一道非道也大道不器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子思亦曰體物不遺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所聞者形上之道也若但執器而言道安見其可以死乎

尭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皆見諸行事者也文武以後道不行於天下孔子起而修明之何非修齊治平之道

可見於行事者也觀於三月而魯國大治聖學之美富可知漢唐以後孔孟之道衰而弗振者凡二千年至宋儒起而振之然觀周程之政事司馬之通鑑卲子之内聖外王張子之西銘莫不各有達而可行之道聖門學者如愚魯辟喭之倫大都惟處則修行出則致用之為兢兢故顔子亦有為邦之問而勇藝明達莫不各就其所長若無真實作用將位天地育萬物與天下歸仁萬物皆備之道恐不觧幹辦此事

命

星命之說悖理之極而人酷信之大約皆好諛者耳果有可驗則當初生齠稚時曾有日者為之說曰某也富某也貴某也壽某也夭逺及壯耄一一不爽則有命也信矣乃世無其人命書亦竟無如是之說何耶今之術家覩其與貴人言必曰此命合某貴格與富人言必曰此命合某富格及富貴人聞之亦遂欣然喜曰吾命之果與貴格富格同也遂羣然目日者為神奇要其所驗

又皆從前已過衆人共曉者特浼日者出諸其口得不為好諛者乎至其稱説將來大都揆情度勢亦或偶有所中至其不驗常十之八九夫彼取驗不於後而於前則命之不足信也明甚又觀所論無過支干八字相尅相生之故要實未究支干緣起之由與生尅制化必然之故也今試問之曰人之命主不取支而取干不取年取月取時而獨取于日其亦有故乎則茫然無以應矣憶大撓作支干皆天地陰陽自然之運其原本實始

於卦爻徵驗於日月與天地流行之氣機默合而不爽
然後以其干定於其卦其支定於其爻予已詳細辯正
於函書後人因卦爻取驗有生旺墓絶之殊有生尅制
化之異有日月動盪之機有虛實變通之旨乃取生人
之年月日時造爲干支八字而星命之説由兹以起夫
此八字據太歳而論則主年可也據生人之最親切者
而論則主時可也乃不主年不主月不主時而獨主日
干伊何所見而云然夫一日之間人物之生不知凡幾

飛走之屬與人同生不知凡幾皆可以富貴論乎儘有年月日時相同而富貴壽夭絶不相類又何以稱焉夫星命而果驗也試即在朝之品官言之則由此而上前六十年之命當必有與今時同者即六十年以後之命當必有與今時同者至歷歷考之雖千百年來究不聞有一同者此何以故也支之設也自子而亥其數十二與十二月而成一歲者同也此六陽六隂徵諸卦爻歷歷不爽者也今截寅至丑以為一歲此夏令所建欲便

民事而已非直以為算命之資也令之日者亦截子丑二字於前歲其亦有說以處此乎亦將以一日之辰亦截子丑二字於昨日能乎冬至既為子半則一日之子亦應有日子夜子之分而星命家從未有以夜子言者為是乎非乎萬一為夜子所生乃顧用令日之支干驗乎何況都城以外悉無刻漏雖朗朗白晝所測之時果至當不易乎逮於所言之命一或偶踈又將借時刻差訛為之解說聞者卒不之非其故何歟夏正固與令同

倘值商周而言命取寅乎取子丑乎夫三建固時王之制也地支之序固自子至亥亘古不易者也恪奉建寅為歲首而絶不之察其故何歟何況三代以前並無言命之書乎篤於言命者始見於唐人文集秦漢六朝尚未之有也大抵皆六朝以後寇亂相仍流移轉徙中有黠者略曉五行創為此謀衣食已耳古帝王舉動如兵祭大事固不兼用筮龜小事則筮而不龜是筮固無時不用也五行莫驗於易卦學

者不採微索隐至沿為壬乙禽遯子平五星諸術當

亦好新喜異者之過也

周易函書別集卷七

周易函書別集卷八

禮部侍郎胡煦撰

篝燈約旨

性習

得於天為性成於人為習性者天理之凝定習者人欲之因循因謂緣感循謂漸至也

性鎮於其中而為主習遷於其外而易流易曰彰往而察來其來處即性也由此而往愈差愈別者皆習也其

習而為聖賢君子則本天率性而本末一如者也其習而為凡庸愚賤則循情縱欲而未知守正者也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欲非性也暱於聞見蓄之於心漸次發生者耳不知戒慎恐懼禁之於將然未然之先逮於沿而為習將不知何所底止故曰習相遠也

習也者性之發也道之行也其人有聖有愚其事有正有不正故曰相遠若性則各正者也不可因相近二

字便說有些子差別相近對相遠而言猶云不遠云爾

性如良木習如削斲大用之可為梁棟精用之可成器物褻用之則為柴而已矣非良木之性然也斲削之盡也告子杞柳之喻謂仁義非性中所有故孟子據性而是正之今以棟梁斲削為喻則謂其本為棟梁之具也又係據習而論之耳性如寶璞習如斲工貴用之則可為瑚璉賤用之則簪珥器用之具耳璞非不貴

重也斵削之盡也故君子慎習

不知大木可為棟梁寶璞可為瑚璉乃因追琢之故而歸其咎於木與璞也則木與璞不任受故孔子曰習相遠

一藝之微習之而漸非其故愈習則愈違於故矣原非生性便能如此窮其未習之先與不曾學藝者相去無幾故曰性相近也

性習不分則以習為性者遂謂有氣質之性而滅没天

命之實將裁成輔相範圍曲成之功可無庸以性爲習者遂謂聖賢悉皆天賦而漸廢學修之實將升堂入室希聖希天之事可無庸均不可也

問懲忿窒慾曰快心極美之事當其過後則索然無味憶予少時遇可欲之事此心安得不動但存過後之想然亦頗有得力處惟忿之一念動於偶然須平日涵養始得故顔子亦有不遷怒之事既曰不遷則亦當有怒時

上智與下愚不移旣分知愚知愚中又分上下性本虛靜之體安得有此種分别觀孔子乾卦之文言元說體仁亨說合禮利說和義到了貞字宜乎說智而獨不言智何也人心之明德雖人人各具其爲智爲愚則必因事而始見體仁節全說心中所蘊至此節方始說到行上故此止曰事幹猶云作事之具耳性中旣不可以知愚分則說到知愚便是說習上知下愚不移是謂上知習於上而不移於上若君子上達之說下愚習於下而

不移於下若天下之惡皆歸焉之義知此節只是言習則上節性習之說是專為習而言可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論語一書獨此專露一性字而不詳言所性之真只取相近二字便謂孔子諄諄為性言乎

致知篤行主敬之說先儒諄諄言之獨習之一說隐於四子書中先儒未嘗摘出今特標而出之蓋天下無一日驟得之學今夕學之明旦置之一年之後消歸烏有

此習之不可自已也一父之子一為聖賢一為盜跖童而習之老而不能自返此習之不可不嚴也令試按詩書中聖賢教人之語何一非切切言習者乎

記曰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子必善為裘習也蛾子時術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者習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不欲勿施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之三省均非一日之檢點一事之持循亦習也屢空者心有所習而於此忘焉者也屢中者徵於所習而發不及覺者

也三月不違習之既純者也日月至焉習之生疎者也

孔子自志學至不踰矩習之入化而神乎其神者也故論語首章便曰學而時習之但言學而不言習宜乎其未竟厥美也

問生人之道曰學而已矣烏乎學曰端其趨慎其習而已矣不學則無事不僃趨不端則入聖無階習不慎則下流而不止矣程朱學孔孟者也予亦學孔孟者也讀孔孟之書求其至是者而可矣程朱之所是予固不敢

違程朱之所是非孔孟之所是則當是孔孟而非程朱
聖賢何等事業而可以情面論乎顔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按知覺便是性之虛
而靈處如何說得與性合凡言合者皆兩不相同之稱
也便是氣亦由虛而生說不得合虛與氣此是張子語
病學者辨之

又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天理人欲安有同體同行之理皆程子氣質之性悞之而氣質之性一說又周子幾善惡之一說悞之也夫論語雖未嘗言性而周易全部則全言性學者也其推性之本原則命於天而有保合之說其窮性之所緼則有體仁長人四德全具之說其究性之大用則有裁成輔相範圍曲成彌綸易簡之說其八卦中陰陽之摩盪爻位之得失無非暢發此太和充裕之機皆緣此

性禀於天命之初具於身心之内深隱精微難以名状故本於天命之初而標繼善成性之秘其卦爻中隂陽之摩盪何非時乘六龍以御之而乃成此六子乎向來不得其解乃曰止是卜筮之書其悮天下後世不淺矣今觀繫傳易簡備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矣為卜筮言乎抑非為卜筮言乎先儒謂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此等說話皆與孔孟大悖中庸深得其旨所由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

深得其旨所由有性善之說此皆孔子一脉相傳絲毫不走作者學性學而不先學易則未知周易為言性之書矣通書正蒙經世書雖皆發明周易然於文周卦詞爻詞皆未嘗註釋一字此所以韋編三絶之旨後人達之者鮮也

薛敬軒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耳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愚按此方是真知周易者

學習

人之性命於天則道心實居人心之先盡人可以達天則人心即為道心之伏求道心於人心之中則幾之察也貴嚴返人心於道心之始則極之建也不二君子分以察幾合以建極分則窮其相反之情而得其相通之故合則究其不一之理而要其至一之歸在中之保合每淆於在外之閒見故察幾而分人為之當然皆天命之自然故建極而合學必奉聖賢以為之師非其師則非其學學必奉聖賢之道以為之的非其道則非其學

習也者學之不已者也此聖學聖功之所由起也

屯坎困不一其形屯坎困各亨其道其中惟心亨者為能行有尚習焉故也水流無止時故坎獨言習然而不習不亨安於愚惷者比比皆是矣

習之移人甚矣哉譬諸長途初則三里五里猶難乃日習而日非其故久則必將萬里而遥譬諸匠作初則操斧運斤猶難乃漸多而漸臻於熟久則必將通神而化故凡畏難而不習者皆未嘗身習者也

讀六經四子書學制藝取功名將以為學問盡是豈知其上有經史子集淹通博雅富材而鴻詞者乎豈知其上有專精一藝極妙窮神實茂而名彰者乎豈知其上更有嘉言懿行準今酌古取諸其懷而善世宜民者乎豈知其上更有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達天而入化承先而啟後者乎未獲升堂妄測室中之美富徒信耳以論古人甚矣其陋也

常在聖學中磨鍊自應克成聖學常在聖道中鑽研

自應終達聖道故無一日可以淺涉之學無一蹴可以驟至之道特不一托足終焉茅塞耳

無日不向存誠主敬致知守靜中打點是無日不行乎其途者也非至道者也若至道者但取徑於此耳

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致虛守靜學也而非道也修齊治平位育參贊道也而非學也學所以適乎道之路道所以要乎學之歸也掘之淺而冀其深行之漸而欲其遠入之易而求其難萬無是理

後儒詳言學而略言道亦如論語詳言學而略言性是
達道之徑路也學則日用常行皆有之道則性天之精
藴寓矣如但認學為道則聖門之能學者豈伊無人乃
一貫之傳何為獨曾子一人哉然聖人不輕語人以一
貫亦俟諸積學者之自得耳
達得一貫之旨方傳得聖人之道故曾子之後便有子
思孟子濂洛關閩之學學聖者也後儒之學學儒而已
其去聖也遠矣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行半至之途

烏能造域故立志不厭其高用功不厭其猛

讀書而不能變化氣質非好學者也讀書而不能條列淺深鑒別真贋無實得者也

少成若天性植基早則累積也易琢磨待師友扶翼衆則熏習也深

信而好毋自欺唯此六字是進學實功

和璞本圭璋之具乃或混於頑石之目末之鑿也匹夫具聖賢之才乃或終爲庸衆之歸末之學也

一藝之微有終身習焉不竟旨趣者矣況聖學乎一藝之微有窮神造妙不可言說者矣況聖道乎

犬馬於人猶能自効其力羊豕之屬知有食焉止耳飽食暖衣無所用心是羊豕自為也故君子貴自強

智慧以用而開學問以勤而積上智下愚不移者絕少中人之資比比皆是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兩人共學一人理深則理日以益其一不能入理獨於百工技藝奇巧之事見無不知知無不能也非此兩人智

慧殊也其用心之徑路殊耳譬兩人同入一山一人循此路熟一人循彼路熟則各造其域耳使兩人而互易其徑則沿途皆荆棘矣然入理既深到融會通貫後百工技藝不難通曉而暱於技藝者終爲技藝人耳智慧之用業殊於初成就之廣狹自殊於後一父之子其智慧同也其敎誡同也乃一勤一惰則所得亦殊故顔子好學孔子獨有取焉

後儒詳言性而略言習學者苦無入手處不如且專言

學習留盡性以為上達之事可耳孔子固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好奕者夢奕好獵者夢獵篤於習也心所不暫釋者行乎道途而張為手勢形於語言徵於夢寐者有之君子之學不使耳聞目見無非是物得為篤於習乎

男子職外置諸室中禁錮三日幾若囹圄女子職內行諸戶外出門三里或至迷道七日之嬰授之乳母一歲而或踈其生母三尺之童育諸他省十年而盡易其鄉

音習之移人若此君子之於學也不到轉移性情變化氣質其於習也亦已疏矣

人之於學知易而行難文易而實難孔子居周末已有文勝之感懼人之樂趨於易而忘所返也

漢時取士如賢良方正孝廉之科皆為近古故其得士視後來為最盛風俗之敝始於六朝文之厚則行之薄矣偽之至則誠之衰矣名之重則實之輕矣不崇聖人之學屈文而尊行烏得而返諸

胸無確見徒勦龔陳言割裂補綴取悅時好以博名高皆無本之學也有本之學融通貫徹觸著磕著總歸一致而已故曰一以貫之然非由博文而致之恐未見未習之書一觸於目盡成荆棘

學必師承皆好名者附驥之見耳孔子無常師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耳

好名之心過甚則必狂誕唯反諸實學可以已之修文之心過甚則必虛浮唯敦諸實行可以已之

氣運之遷流成於人心之所重孔子曰習相遠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淺言之則轉移之妙術深言之則位育之極功也

士知修文之可以得名而不知實行之久益光昌官知自榮之方為得體而不知居尊之為民父母則實德之教未修也

好名而不務實學不修實行便做誠字不出博學而不約之以禮不貫之於一便做明字不出

書不足以傳道則聖賢之著述皆虚誕者也讀書不足
以明道則學人之誦習皆惘然者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六經皆文之博也而禮則莫要於
周易淺而觀之為五行精而求之為四象又約之為終
始為内外為上下為往來為動静皆隂陽之義也攝之
以隂陽而條理井然無妙不貫故曰一隂一陽之謂道
雖聖人之道原在未有兩儀之先可心喻而不可言説
到得約禮時已幾幾乎近之故顔子欲罷不能

古人之書全係抄謄故得之甚難今人之書版刻盛行故得之甚易然細經手録者字字打心上過又不肯輕易置去故入之必深藏諸高閣者日日在眼中看又不能從頭徧閱故得之反淺此古今讀書人難易淺深之大較也

學貴端始後此之積累多因其已知者而增益之始學之不正欲其返而歸正難之難矣故周易著蒙以養正之辭孔子有入孝出弟之訓而朱子亦遂有小學之作

也

說苑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矣

聖賢之學內而天命性道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經綸參贊此非可以淺嘗得也故為品之最上其次則為

實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是也其次則為曲藝苟擅一長皆得稱焉如紀昌飛衛王良造父師曠奕秋鍾王閆本立之流下及農圃醫卜莫不各有窮神通化之妙又其次則為遠稽近考淹通博雅之學而其派亦異有援古証今修身慎行理社稷經人民者上也徒飾博雅潤色詞章者次也

詞章之學唯據事直書者為當若詞之厚則理之薄矣

詩賦之學專以性情沉質音律調諧者為上三百篇與

離騷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性情非言可盡則託諸比興以盡之唐宋以後景語多而情語少矣比興之體尤為極少故不古人若也至其有取於音律唯以平仄論之而字之剛柔太少不加詳辨故其音律未盡和平此亦推敲家不可不知者也然平仄易知而音律難諧唯多讀古人詩賦取精繪神者別有領會而已

一貫

貫者內外一如顯微無間體用之流通也無體非用

則不淪於虛無用非體則不至於偏而不舉

聖學原有悟境亦莫難於悟境如以為無難則一貫之

傳何僅兩人而喟然嘆興者胡不多覯哉

宋儒唯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是實從妙悟得也從

前節節次次俱有障礙到此忽然打通全不費力所以

為難

一貫之說曾子唯而門人疑是悟者少而疑者多也今

時粗淺訓詁便人人信為得解至窮其所得之解不過

曰一理而貫通萬事豈謂今人率皆超越門人上同曾子乎何悟者之多也豈謂當時門人盡皆不能作如此解說乎何悟者之少也豈謂曾子尚不能作如此解說以曉諭門人乎何易辭以相質也若猶未也政恐後人之能信不逮門人之能疑遠甚蓋能疑者猶向此中打點不肯輕易置去而能信者遂人人自認爲得解絶不知有妙悟一境矣

後儒詳於言學撥去悟境間有及之者指爲釋家之頓

教至窮其所學不過格物窮理道問學盡之矣果爾則夫子之告子貢女以予為多學而識其語非矣甚矣是行乎半至之途而自謂到岓者也

孔顏之樂只是道理融通渾而為一無逆於心耳顏子之好好此者也若但執博聞強記為學終墮子貢多識一邊但走顏子博文一路恐時習而說之境界尚未易到何云孔顏之樂蓋孔顏之樂即一貫之妙也

一以貫之只是道理融通渾而為一外無所隔内無所

室而已今曰一理而貫通萬事既有理事之分又有一萬之别烏能貫而為一况用而字一轉是又將内外前後分作兩截貫而不一烏云貫乎

學聖人者未易知孔子之一貫且先識孔顔之樂未易知孔顔之樂且先學顔子之好未易知顔子之好且先學孔子之時習但能造到悦的時候便臻於好與樂也不難然後人之學求知而已逮於略觀大意便謂已觧甚矣好與樂之難也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此皆内外一貫之妙也

子思由中和説到位育孟子好辯章將欲挽回天時人事而但曰正人心此亦天人一貫之妙也要非孟子不能辨此

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論語亦有言性者乎曰有一以貫之天下歸仁是也性不可言故止言性中

之大用而曰吾道禮樂刑政聖人之參贊位育道也謹言慎行戒慎恐懼一身之參贊位育道也要必有大本存焉故曰一以貫也至一而不可言矣宫牆之美富一之散其化原者不可言也天下歸仁一中能貫之妙也功力可加在將發已發之際未發之中非功之所可至也故夫子之教回也教以勿視勿聽去其外干者以養其中存者而已孔子釋乾元但云萬物資始其為所資者不可得而言也時乘六龍則能貫之妙各正性命保

合太和則已貫之妙也因性命各正之後所保者止此太和故曰一以貫也今將執一理而貫通萬事之說推之如但向口頭念過一與不一貫與不貫何待問哉如克向自己心上體貼一番先執此一理以周於事事則拘理以觀事而實則一事各有一理已非此一理之所能貫執一事各有一理之說則又逐事以分理不可謂貫之出於一是此一言先有語病其病在理字耳不知此政夫子之道也夫子不能添說一語謂非實由妙悟

不易得解後來解此者唯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耳天下無二道率性之謂道即此道也推中之所由發則和為達道究和之所由起則中為大本是費而能隱造端夫婦察乎天地者也一乎二乎貫與不貫益可知矣曾子以忠恕解之如但將忠認作忠恕認作恕何由能貫乃窮忠字之究竟原不以人而隔也窮恕字之原頭又不以我而塞也是忠恕亦借來字面其妙則人已流通於無間而已第道字所該甚廣今但就人已最

關切處指明之故遂以為淺言之也然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到底不能得一又烏得而謂為貫乎況既添出萬字萬矣而謂為一乎自非達道未易辨此

莫問如何能貫只此一字可該六經之旨可括周易之藴可顯圖書之秘可達性命之原但止逐字分疏便屬差別不知此一何由能貫不知此一亦并不是貫此豈一理字所能明了理之為言在逐事逐物條理分疏處見得者也觀窮理盡性至命之説則理之一字止是初

地下手工夫耳

見得無窮盡故子悅漆雕開見得無方體故夫子與曾點合此六字方成一貫方是夫子之道回兼有之顏氏之子其庶乎故不待語以一也

無窮盡無方體渾而一之方是夫子之道而開與點各見其一半故程子謂二子已見大意

無窮盡者虛也無方體者靈也若將虛靈二字打合一片則杳不可得其解矣聖人之一鳥可言說乎

有散錢而無索子是博而未能約也有索子而無散錢

是約而未能博也夫博約二端是初學者一邊事以此

為一貫則誤矣若使一屋散錢用數百丈索子只這一

條索子便教他擔持不起何也博約之見未忘何由能

一子思說出未發隨便說出發字若非中之所有便是

外面襲取來的何由能發何由能發而中節若將中和

分作二者便不解大本達道流通之故便不解發而中

節之妙便不知子思於中和之上止用一致字之旨何

由知孔子之一

顔子去聖人一間是據三十時説也然顔子卒時年止三十二歳若云三十時便與聖人之神化相去一間設顔子而至七十比諸從心不踰之夫子不大超越乎須知夫子三十而立顔子三十而如有所立此其相去一間者也

孟子之性善即子思率性之謂道其善也則發皆中節之旨也葢人喜怒哀樂之性原根於無思無為之天本

皆大中至正無少偏倚感以外緣投之物欲而汨其本
矣如見美食而悅之見粗糲而惡之見章采而悅之見
敝緼而惡之其初止感於見聞動於可悅可惡已耳愈
積愈多愈積愈久盤根固蔕觸處發生罔非惡緣胥成
邪妄與根心無異緣其所由皆外感聞見留其根蔕者
也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視聽不可絶絶其所由視
聽者故曰克己不見之色不聞之聲絶不入其夢想未
常視聽故也遺腹之子不夢父彼於視聽未有所緣耳

見聞之伏而隱隱而見其幾危矣故克已者慎之

人之生也直朱子曰生理本直理本直三字只是一箇

生字耳葢静専動直者乾元之亨而利也乾之直在動

處見人之直正在生處見以人之資始資生皆資乾元

之動直而始所以曰率性之謂道到得在人雖窮凶極

惡莫不有平旦之氣存焉中庸所由曰誠者自成也若

罔之生也幸而免則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聞也者不可得聞而聞之者也聖人之言性言天言道見於四子六經葢亦多矣今人得其言而觧之便以為聞道者乎便皆如聖人之所謂可乎若猶未也則聞之為說必有不可觧說不可得聞之妙在其中矣既曰朝聞又曰夕死則必有條然轉移之一境也不云數十年之積累而但取必于一朝是悟非悟當自了然後來學者不一提掇道字終日言學皆未聞道者耳甚至舉起朝聞夕死之說便指為佛氏放下屠刀噫宮牆外望之

人其不可與言聖人之美富亦已久矣
聖人之道實有悟境此境一觸則萬理皆融全不費力
今試觀人同此心人同此知智者之知愚者之知皆無
異心也譬之愚者一事未達逢智者解說之而不覺其
豁然則此一事之明了即一事之悟境也夫未明之先
與既明之後其境在倏然之内忽而改觀人之悟境亦
復如是然止可為知者道耳又如學者讀書因一二字
未解其義遂使全章皆不得其旨若得明者解之不覺

其豁然通透矣此一字之明了即通章之妙悟也聖人之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廣身心性命之精微天下國家之遠大釐天地所有之書解說所不能盡茲欲於一心之中窮其原而竟其委非由妙悟曷克幾此如但執為故下屠刀之說而不知聖學實有悟境則是四書六經以外之學非四書六經以內之學也

論語為聖人傳道之書精及於一貫之微粗及於飲食衣服語言起居之細何非道之散見然非有論語顯易

明白可以探本窮源則周易之旨終不可得而達也朝聞道者是由博返約貫萬於一之大幾也即顔子之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參賜一以貫之之候也故下曰夕死可矣

陽明謂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本有何枝葉可發此言亦未當一本也萬枝葉也貫則其中之精脉徹上徹下而不少欠缺者也故此一句唯貫字最妙指出一字直提掇源頭耳其文原未及萬故不可以

萬字對此一字萬字小對一字不過聖人但曰貫之不曰貫萬如云只是這箇充塞於天地間耳

孔孟之道實非一蹴可至深積力久由博反約實有頴悟存焉只為此等境界非粗淺者所能遽達故一貫之旨唯曾子子貢始得而聞後之儒者止據一人之眇見存為論說拘而守之不肯濶開一步其於陸王則指為頓悟指為放下屠刀夫聖門而無悟境則一貫之理亦何人不可解說當不獨參賜兩人而朝聞夕死之說亦

聖人之贅語矣且但如後儒所解則人誰不知然而人皆可以夕死乎若猶未也則室中之美富恐非宮牆外望者所能測也

夫子之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解之者悉知其為曾子之悟不知後儒何忽謂悟為頓教然則曾子之在聖門亦止可為頓教乎據後儒之意不過謂人之於道當以積學為要耳所以有深積力久之說然則陸子之與陽明竟是不曾讀書字即不識義即可解者

乎且但以積學為主吾不知學而不思又當為何如人也況自周秦迄今其間博物洽聞者葢亦不乏果盡為知道者乎果爾則聖人之門身通六藝者葢亦有人何未聞孔子之以一貫告也且孔子之語子貢也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則多學而識其不足以盡聖道也亦已審矣孔子而後幸有子靜陽明其超悟逾量其事功卓絕逾量曾未有纖毫與聖教相逞僻乃不滿於後儒之心即其不滿此兩人者究其讀書之精超悟之

妙行事之當又未能盡逾此兩人亦見其妄矣當知學悟兩途皆聖人所屬望於人者特學易而悟難耳學且不悟者比比皆然學而悟則絶少矣子思之言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尊德性而不致於廣大道學問而不盡其精微恐皆為半至之學也行半至之途幸毋輕詆升堂入室者也

周易者博文約禮之書也其天地人物精粗巨細罔不具載則文之博也故君子之格物當由周易而始周易

之物不格何物之能格乎合四聖之易而論之文歸於
卦卦歸於圖則禮之約也伏羲由外之六十四象而歸
於兩儀由兩儀而歸於太極是顯微闡幽之妙也則禮
之約也文王之元亨利貞七日來復維心亨則禮之約
也周公於始成之爻命之爲初而乾坤兩卦特添用九
用六兩節則禮之約也至於孔子乾坤彖傳文言以及
窮理盡性至命繼善成性顯仁藏用諸傳皆禮之約也
不博固無以爲約徒博亦必不能約故必兼是二者然

後可幾聖人之一貫博文非一家之文徒資膚陳之糟粕而人人咂其旨甘究復何味約禮非拘固之理未悉衆妙之本原而空空存此靜寂亦復何貫

子思孟子皆孔子一脉相傳深於一貫者也故允與顔曾二子并稱大賢列為四配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一貫話頭只一性字便該之矣天則性中最初之命賦道則性中推行之作用也子貢之言性也亦兼言天道天所以原其始道所以究其終也此子思

之一貫也梁襄王問曰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只此不嗜殺三字各正之太和原是如此此長善之仁便是如此仁民愛物推恩之廣全是如此此所由斷斷乎謂性爲善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孟子之一貫也

悟也者倐然之事非積累之事也夫積累云者窮理格物之學求適乎悟之一途者也此但搜剔字義求明章

句而已然非漸而積之則事物之理不能畢達逮於窮
理而理明格物而物格有以探本歸原則條然之境矣
譬如今人作文一題入手若有些子不能透闢則或終
歲終月不能置筆茍得旁人一發明之或因自心之觸
悟而心地條然澄徹此非暫時驟通之事乎聖人之學
窮理格物者在平日則積累之事也偶然感觸者在當
機則條然之事也夫子以一貫語曾子而曾子曰唯非
其積累既深轉為條然之機乎若顏子之不違則無所

容其悟矣所由高於曾子一等也如僅執窮理格物為是頓悟為非則行乎其途而未達地頭者耳然而一貫之妙非其人不易領會所由非頓而是漸歟

一而不一則不淪於拘墟貫而有所以貫則不病於紛擾

聖與儒何分孔子之於周易也如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冒天下之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至精至變至神

皆説向精深沉細一邊後儒教人但教以窮理格物道問學第説向粗淺顯易一邊是為學者言之可知精深沉細一邊後儒尚未言及

一以貫之與天下歸仁止是一義仁即所貫之一天下歸則能貫之妙也不待既貫乃始知之也

聖人之學無過知行二端其知難而行易者必事事察識詳明然後能委曲周詳而無誤也不然則疑畏而不能前矣其知易而行難者必事事身親歷過然後能

窮理而至命也不然則虛懸而無所得矣故人之有德
者謂之德行謂有行而後能得之於己聖人之道貫於
參贊位育一邊乃始謂之為道是即德行之充也
一貫之說參賜雖同而實異曾子由力行而入故一點
便知子貢由多識而入其行尚在後面故有不欲勿加
之說夫子曰非爾所及
元亨利貞乾之一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人之一貫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

萬物化生天之一貫也

學人終身馳騖於名利場中聞人所聞充口便言性學此執樵夫之斧柯而妄擬海舟之篷槳也靜中之妙不曾體貼一月半月執古人片言隻字而胸無確見皆隔膜者耳

一之云者無可分別之名也貫之云者是有可分別而仍無可分別之名也至曾子之告門人是專說人已相接之事宜乎確有分別而却專爲恕字留神何也謂人

知忠為盡己之事恕為及人之事判然各别而不知恕之及於人也皆忠内事也故曰忠恕而已矣如云恕亦莫非忠耳觀孔子之告樊遲以忠為與人之事則恕可知矣如此則朱子盡己推己二觧亦有半是半非其曰盡者亦己推者亦己是也其於忠則曰盡於恕則曰推非也當知所推之己仍然是自盡之己也

曾子告門人舉出忠恕原因門人皆知忠恕本是兩事却要使他知其中一脉相通之故如云人知忠為自己

一身之事弟及人而不如其為己則不可以為忠人知恕為及人之事為人而不能實盡其在己者則不可以為恕故及人之事皆自盡之事此方是一貫之旨天下歸仁是顏子之一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是子思之一貫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是子貢之一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孟子之一貫

曹月川曰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

薛敬軒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各

具之太極也煦按此解便與以仁分體用者逈别天下何嘗無解人可知敬軒造道之深

一貫八喻及詠易圖諸詩附後

一貫八喻

分疏理事太支離貫了方為得一時試看梅花春信到一齊分付上南枝

本非第二可安排不是融通貫不來大似室中端正坐千門萬户一時開

千蹊百徑渺難任貫後寧煩著意尋譬若火鎔銅鐵錫
總來銷作一提金
天根秘密少將迎用處何妨有異名肯把真金鎔在釜
方模圓板逐時成
太一分明貫裏居打成兩截欲何如若言尚待推移力
天籟憑誰撮合歟
果然貫了方成一函蓋渾如天地般造化雖然殊萬類
陶鎔都在此中間

内外憑誰區別之也無前後待思維百川總向歸墟合消息盈虛水不知

三十年來被熱瞞止將太極作圖看纔從領得羲皇旨凡百咀來作一九

改正循環太極圖

混沌前邊一畫無此時萬象總含糊徵文細補先天易按候匀鋪太極圖日往月來通竅妙坤終乾始定規模只須近向身中取造化於人有異乎

先天八卦圖

易卦開天天不違元之亨處露希夷乾坤終始剛三畫日月迴旋當一期退象轉來還是進耦爻劈破復成奇得知妙自天心出莫漫慇懃問伏羲

先天六十四卦圖

畫前有易妙無如畫後泥爻祇自疎龍馬負來原是數天根見了不關書追尋虛白通無極輪轉貞元起太初若只但從圖象會北溟何自識鯤魚

卦象圖

陰陽何處立胞胎太極中間兩曜來四象更須加一倍六爻從此定三才鬼神到易輸情狀天地歸圖自往回都只厭渠滋味淡不曾親見地中雷

歲令圖

四序循環逐漸移打從何處露端倪閑闗欲識真冬至復命先尋活子時向後推遷成歲令從前竅妙出坤維此時正是開天日七曜同宮也大奇

月窟圖

皎月當天萬古清不知何自起貞明打從東北趨坤乙旋向西南走兊丁乾甲已週三畫備巽辛初感一爻生無邊造化資毫末莫待雷轟第二聲

天根圖

生長何能不斂藏幾人從此作商量螟蛉未化封泥庫蠶蛹將飛秘繭房裏面包含天有首外邊營固地無疆秖緣未識歸根妙常到堅冰怪履霜

總脉七圖

真人原自息深深莫向成爻以後尋月窟搜羅新月䰟天根培養舊天心恰臨坤位含終始一到陽生徹古今不信但看雷起處許多爻象立森森

又詠先天大圓圖

一百二十單六畫後先天已備於斯內中打合師龍馬外面分疏傚洛龜攢攏百川歸巨海栽培獨幹長繁枝伏羲圖與文王卦體用同原知未知

詠文王開圖作易

劈破羲圖八八全易中何卦不先天情知卦畫圖中出
便合圖心卦裏傳合處藏分為妙諦用時合體是真詮
但從內外觀來往聖道根源已卓然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羲皇三畫最分明收拾剛柔造化精月窟轉來稜角
露天心起處卦爻生始終數具陰陽足上下經分序雜
成品物得資乾用九太和元氣各充盈

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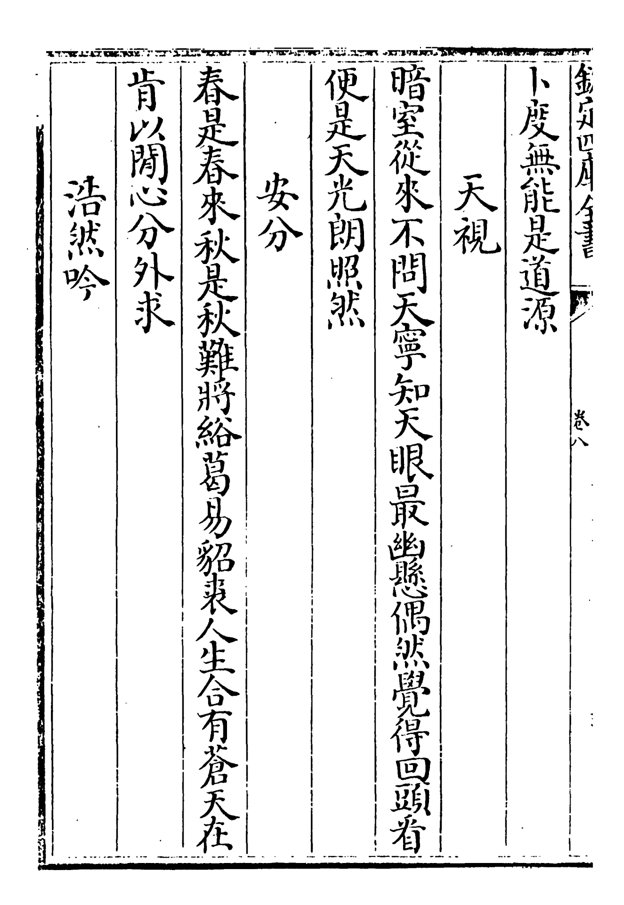
子半貞元會天心肇見時葭灰初驗氣宫綫始添絲管籥黄鍾律郊壇赤羽旗音希滋味淡陽德是亨期

周易

易自乾坤二用來天人妙義此中該不知誰把乾坤用九六方能逞異才

四聖傳心

圖裏精微詎易論圖中秘密更難言解從未畫前頭看



卜度無能是道源

天視

暗室從來不問天寧知天眼最幽懸偶然覺得回頭看便是天光朗照然

安分

春是春來秋是秋難將絡葛易貂裘人生合有蒼天在肯以閒心分外求

浩然吟

造物陶鎔信有真行吟坐笑見全身堯夫卷裏分明說不躡天根不識人

宇宙中間有大音等閒収拾入清琴從教霽月光風内領畧乾坤萬古心

大璞生居造化圈混沌抱養不知年鑿開文彩光芒甚照徹乾坤日月天

造物於人隔閡乎太和元氣本來俱天心見後安閒甚何處春風不是吾

紀夢

閒披書卷夜燈煌夢到尼山入講堂明月朗然天似水虛庭依約起宮商

聯拆先天八卦圖

一爻初畫兩儀生從此三加卦體成盡解斷連看卦象誰將分合辨爻情擬爻須向連時會逐卦方於斷處明但識圖成十四畫先天無恙是羲經

河圖

龍馬初生逥不羣開天妙道具旋紋生成數衍團圞體

奇偶形連活潑文位置直乾坤藏浩漠包含造化在氛氳

若還未解河圖祕請與龜書較合分

洛書

試把龍圖辨異同獨將九數演宗風盡疑體段多藏伏

誰解方隅識會通合處既無分處有存時雖少用時

窮若言書數終於九請看周圍對待中

周易函書別集卷八